

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在临死前，非常震惊地看到另一个自己躺在身边。法国作家莫泊桑说，晚年的时候，他经常被另一个自己困扰。

## 分身术

### 被分身困扰的历史名人

历史上有许多有趣的记载描述某些人，许多是很有名的人，他们看到了另一个自己或者看到一个人同时存在，但不是双胞胎。在德语中，这种情况叫做分身，意思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同时存在，但不是一对胞胎。据传说，一个人若是看到自己的分身，往往预示着这个人快要死了。

例如，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在临死前，非常震惊地看到另一个自己躺在身边。法国作家莫泊桑说，晚年的时候，他经常被另一个自己困扰。

歌德是18世纪的德国诗人，在骑马去德鲁士的路上遇见了自己的分身。他的分身穿着一件镶着金边的灰色袍子，骑着马向他而来。难道这条路有什么特别？

前段时间，在报上读到一则堪称旧闻的“新闻”。

事情发生在英国：从1964年起，就有一位名叫约翰·亨特的医生给财政部写信，称自己曾做过英国驻奥地利和意大利大使，因为自己患有痔疮，政府机关提供的手纸比较粗糙，致使他的病情恶化，希望政府能给所有机关换用柔软的手纸。而财政部则以“为纳税人省钱”的理由拒绝了他：根据测算，如果用硬纸换成软纸，那么，每年将会因此多花13万英镑。1969年，财政部打字室的女性工作人员也打报告，请求政府照顾一下“可怜的女性”，防止劣

### 分身现象骚扰 UFO 专家

UFO 专家约翰·肯尔有许多奇怪的经历。他经常出去采访，路上一般是很随机地选择一些旅馆居住，出去后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回哪个旅馆。按理说，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行踪，但是肯尔总是能够发现有人给他留的电话信息，而且给他留电话信息的人名竟然就是他自己的名字。

经过询问服务员，服务员的印象是，他或者跟他一样的人之前就在那里住过，可是肯尔之前并没有在这里住过，即使肯尔很巧合地又登记了以前曾住过的房间，他也从没有给他人留过什么电话信息，而且是许多次。难道他又巧合地住进了以前住过的房间？

1967年，肯尔正准备采访看见 UFO 的人。7月14日凌晨1点，一个奇怪的电话打来了，电话那边的人称自己是 UFO 专家格雷·贝克，声音也是贝克的声，但是说的话听起来好像从来不认识肯尔，而且话语

中犯了很多贝克不可能犯的的错误。在10分钟的通话过程中，对方好像非常紧张，明显不是真正的贝克。几个小时后，肯尔又接到了这个人的电话。之后，肯尔也接到了一些陌生人的电话，这些陌生人想让他与贝克联系。第二天，贝克很肯定地说，他并没有给肯尔打过电话。

一些人还抱怨接到了来自肯尔的电话，说要午夜电话采访他们，可是最后又没有采访。虽然打电话的人非常像肯尔本人，但是并不是他。1968年3月，UFO 专家乔治·克拉克也接到了来自肯尔的电话，但事实上肯尔并没有给克拉克打过电话。这些奇怪的电话是那么普遍，肯尔一一做了记录，又调查了其他同样事情困扰的人。他认为一个开玩笑的人不可能搞出这么多电话恶作剧——要么是政府人员，要么是外星人。如果说是政府监控 UFO 专家与其他人就 UFO 事件的谈话，这就可以理解，但是为什么他们要模仿

### UFO 专家的声音呢？看到分身的人患病了吗

一些 UFO 专家认为是外星人在监视他们。还有的科学家提出，这可能是在某种因素作用下，时空的变化让某些人看到了过去或将来的自己或别人，听到了自己或另一个人的声音。赞成灵魂之说的则认为人在疲惫或死亡前很衰弱时，自己的另一个魂魄就容易出窍。瑞典苏黎世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则提出了一种分身综合症的观念。此观点认为，这种综合征与手术切断肢体的人的幻肢现象相像，在分身综合征中，幻肢到的已经不仅是一个丢失的肢体，而是超越自己控制的整个身体。当人的大脑受伤或长瘤子，或死亡前的大脑工作有障碍时，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。而对于看到分身的原因，这位医生认为是我们的视觉误差造成的，因为我们看到的事物往往受自己感觉的影响，例如我们经常会发现人群中有一人是谁，可是当仔细一看或搭话后才发现是个陌生人。

世界真是复杂，各个领域，专家也都在试图解释分身现象。到底谁的说法可信呢？

摘自《大科技》

## 18 年的手纸之争

质手纸“伤害脆弱的我们”，同样也被有关方面否决了。直到20世纪80年代，经过医学专家的论证，有了“软手纸更有利于健康”的专家意见支持，1981年，英国的公务员们才使用上了不那么粗糙的手纸。这一天，他们等了整整18年。

在许多人的眼里，英国人的坚持实在是迂腐不堪，是一种官僚主义作风。在上个世纪的中叶，英国也属于发达国家之列，每年13万英镑的开销，占整个财政

的开支不过是九牛一毛，算得了什么，平均每个公务员几个英镑的开销，根本不在话下，何必如此较劲？然而却要经过18年的等待，才能争取到使用的权力，从中可以看出英国官方是多么珍惜纳税人的钱，在纳税人的钱时是多么的谨慎，何等的小心。一方面，这是政府方面的自觉，公务员当然有使用更高级一些的物品比如软手纸的权利，但这必须是在不损害纳税人利益的前提下，所以，使用软手纸的要求必须有科学上的

证据才能得到批准；二来，这也和西方国家包括英国在内的制度有关，民众关心自己的权利，政府也在各方的监督之下，媒介也对官员们的行为保持高度的关注，时时挑刺，身为政府工作人员，就得谨言慎行，常常听闻国外有政府官员因为公车私用这样的“细故”宣布引咎辞职。

手纸虽小，却也是纳税人的钱，所以也就没有人敢因此而掉以轻心。

摘自《意林》

## 像段成式这样的唐朝记者

魏风华

记者作为一种职业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哪个年代？

我想到一个唐朝人：段成式。他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志怪笔记《酉阳杂俎》的作者。该书集合了众多现代元素：奇幻、惊悚、异闻、娱乐、八卦，完全是一份内容丰富、包罗万象的唐朝都市报。而段本人，正是这个媒体的主笔。除了许多动人的奇幻故事外，该书还保留了大量唐朝的珍贵资料。唐朝时关于非洲的描述，其文字内容，把作为正史的《新唐书》和《旧唐书》加在一起，也没有《酉阳杂俎》里记载得多。最可贵的一点是，里面的很多异闻，都是段成式亲自采访得到的。采访对象包括朋友、同事、下属，乃至仆人，

古代日本向中国学习，所以日本文化有好多和中国相似的地方。但也有独特的地方，比如中国古代有宦官，而日本就没有。

中国人对宦官没好感，也就情不自禁地佩服一下日本人。宦官固然鄙陋，但是把朝廷衰亡归罪于他们的“非人性”，似不无儒家观念的偏见。宦官或阉人当中也不乏伟人，如司马迁、蔡伦、郑和。就宦官制度来说，日本的确很值得庆幸。不过，没学中国的地方多了，以为他们什么都学，都学得来，那才是一种误解。没学并不表示比中国高明，倒可能是过于落后，却歪打正着，坏事变好事。

一场甲午战争，日本打败了大清帝国，总算出了一口压在头头的恶气，但是要彻底走出中国的阴影，还必须从文化上打垮。东洋史学家桑原骘藏

比如“灰姑娘”叶限的故事，就是他通过采访自己的家庭医生而获得的。它最终成为那个著名的西方童话的源头，比格林兄弟早写了一千年。

这位唐朝记者段成式有着显赫的背景，其祖上是李世民的心腹、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段志玄，其父亲是中唐宰相段文昌，其外祖父是更著名的宰相武元衡。段成式在当时与李商隐、温庭筠齐名。他历任校书郎、太常少卿、江州刺史等职，晚年寓居襄阳，以撰写志怪笔记小说自娱自乐。可以说，段成式天生就是当记者的料儿，他才思敏捷、博闻强记，为官时四处漫游的经历又给了他接触各色人等的机会。

“荆州街子葛蒲，勇不

肤挠，自颈以下，遍刺白居易舍人诗。成式尝于荆客陈至呼观之，令其自解，背上亦能暗记。反手指其处，至‘不是此花偏爱菊’，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。又‘黄夹缬林寒有叶’，则指一树，树上挂缬，缬窠锁胜绝细。凡刻三十余首，体无完肤。”在这则故事中，他不仅为后世贡献出一个成语——“体无完肤”，而且还写到一个唐朝 FANS 在自己身上刺满了白居易的诗歌。放到现在，这绝对对社会新闻版的头条消息。

段成式不仅博识，而且还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。《酉阳杂俎》中有一条记载如下：“异蜀，田在实，布之于也。大和中，尝过蔡州北。路侧有草如蒿，茎大如指，其端聚叶……

## 日本为何无宦官

嫉妒心极强的国民。为避免男女嫌疑，慰藉嫉妒心，使唤中性的宦官，或许是顺理成章。”40年后，三田村泰助把桑原骘藏的文章敷衍成书，题为《宦官》，照他的意思，宦官是伴随征服异民族这一现象而发生的，日本古代社会不曾和异民族广泛接触，更不曾征服他们，岛国成为造不出宦官的决定性条件。后又受佛教文化的影响，不再搞这么残酷的勾当。

陈寿著《三国志》记载了日本的前身——倭国，就考古学成果来看，这部史书所言不虚：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鹑。马是4世纪末叶带入日本列岛的。日本园艺颇发达，对动物品种的改良却大大落后，日本古语里没有表示去势的词语。1898年，柳泽银藏才著有《去势术》。势(辜

丸)由于于夺，家畜从本上顺从了人类。有日本一观察家始皇陵墓的木俑，说那些战马都去了势。

18世纪20年代，德川幕府从中国和荷兰买进马匹，荷兰兽医和中国人沈大成先后来日本传授养马及驯马的知识。八国联军进北京，日本军马没受过，在队列里甩鞭子，为“罪文化”的欧美兵大加嘲笑，于是“耻文化”的日本陆军把军马统统骗它个球的，从此“入欧”。

或许像《三国志》记载的那样，日本女人不淫，不妒忌，那就无需阉割了男人以维护她们的贞洁。但是把事情往文化上说，日本历史上毕竟少了一样宦官文化。

日本人之所以不学，或如文化人类学家石田英

折视之，叶中有小鼠数十，才若龟荚子，目犹未开，啾啾有声……”说的他上任路过蔡州，发现路边有一棵异草，于是下马俯身来观察其特征，还在草叶中发现小鼠数十只。这样的生活情趣和对大自然的爱，在刀光剑影、官场争斗的古代，大约找不出第二个人来。

南唐笔记《金华子》中记载，段成式一日与朋友在某山某寺游玩，遇一石碑，其中有两个古字不认识，段长叹道：“此碑无用于世！”朋友问为什么，段回答：“此二字连我都不认识，它还有什么用呢？”

总有一些人，已是非常厉害了，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寂寞无名。段成式是其中一个。在那个诗歌为贵的年代，谁会去关注一个社会新闻记者？这是时代的孤独。但正是这种孤独，才使他的身影在后世越发高大。

摘自《城市快报》

## ZHENGZHOU DAILY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## 退 羞

刘心武

“的哥”青岭一眼认出了那位老先生，忙过去打开后门，还把一只手掌搁在门楣，标准的护驾姿势，请老先生上车。谁知老先生却笑着自己打开车门，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。

车启动前，两个人相视而笑。

“您还记得我？”青岭问。

“一年多了，你还记得我，我能忘了你吗？”老先生意态悠闲地倚在靠背上，嘱咐青岭：“老地方。”

“还是别停得离大门太近吗？”

“坏小子！记忆就那么好！”老先生命令：“这回要开进院里去！”

青岭开车启程，说：“我看您呀，真不是恭维，越活越年轻啦！”

“哪里哟，年轻不了啦，不过，我现在是真的‘退羞’啦！”

“难道去年那是假退休？”

“傻小子，我这‘退羞’二字，‘羞’是‘害羞’的‘羞’啊！”

青岭不傻，琢磨磨几秒钟，又笑起来：“这回，您大摇大摆啦！”

一年前，“的哥”青岭偶然接待了这位老先生。老先生那时从局级职务上退休已经好几个月了。老先生真是不愿意退啊。多盼望继续发光发热呀！但是，到头来一退到底。这一退，别的先不说，用车就不方便了。虽说名义上是“待遇不变”，但机构的奥迪 A6 就那么一辆，继任的当然每天要用，他打电话用车，开头多半只给他派来帕萨特，渐渐的帕萨特也来不了，说他可以打“的”报销，他第一次打“的”，就遇上青岭，招手停车后，青岭等他自动上车，他却站着等青岭开车门，青岭打开车门，他脸色铁青，青岭打开后门，他也不马上进去，青岭觉得他怪，他也觉得青岭怪，后来青岭才觉悟，他是等青岭弯腰伸臂用一只手掌给他护头……终于坐进去以后，青岭问：“您去哪儿？”他挺直腰板说：“回家。”见车不动，他很惊讶：“怎么不开？”青岭也很纳闷：“往哪儿开？您在哪儿呀？”他才恍然大悟，此车非奥迪，此司机非彼司机，不得已，道出地址，车子启动了，他浑身不自在，问：“怎么没窗呀？玻璃上也没

保密膜？”……车子快到目的地，他忽然急促地命令：“停！”青岭把车靠边停了，给他打好发票，扭头递给他，他不接，缩在后座中央不下车，直到车门外两个站着说闲话的人移动远了，这才付款，青岭去给他开车门，他头伸出车门两边望望，见无熟人，这才下车，一溜烟儿往那边楼区而去。他害羞，怕被邻居看见他没让奥迪接送，竟然寒酸到打“的”的地步。

那天回到家，稍事休息，他就练起书法来，一连好多天，他用草书抄写唐朝李适之的绝笔：“避贤初罢相，乐圣且衔杯。为问门前客，今朝几个来？”总不满意，以至于纸篓里堆满揉成团的废纸。忽然喉咙痒咳数声。想起了枇杷，对，不是枇杷露，而是鲜枇杷。那时在位，会议上咳嗽了几声，当晚就有人送来鲜枇杷，说是下班后跑遍全市几大鲜果批发市场，才找到那种地道的白沙枇杷……于是在不久以后一次名额有限的评定中，几位报上来的都够条件，他选择了送鲜枇杷的那位，这算得问题么？说起同僚中有的胆大妄为

者，他也气得哆嗦啊，他觉得，一簇鲜枇杷所起到的微妙作用，实在是人之常情范围内的效应，无可责人责己啊。这就是在位的乐趣——即使那是含有实用主义因素的人际温暖，也总比当下这纯洁的无人问津强啊。

他渐渐习惯了从坐主位席中间，往两边挪移；观赏位从第三排变成第十三排；宴请席位从第一桌挪到第五桌……终于到根本没有了请柬，连雨伞也得亲自撑打……他羞、羞、羞！

“你是怎么从‘羞’里退出来的呀？”青岭问。

“这过程大概有半年吧。你猜我刚才在那公园里干了什么？……对啦，跟一伙老哥们儿打门球呀！都是退下来的，有位副部级呢，可也有工程师，有副教授，有会计，有编辑，有车工，有售货员，有原来杂技团里驯兽的……混熟了，才悟出了许多……平头百姓最自在啊！我那些个‘羞’，折射出官场弊病，不光是清官贪官的问题啊，整个儿值得反思，价值观问题啊！”……

到达后，青岭给老先生留下手机号码：“以后您多坐我的车，咱爷俩多聊，兴许，能更彻底地‘退羞’，身心更加健康！”

摘自《今晚报》

## 园花寂寞红

季羨林

楼前右边，前临池塘，背靠土山，有几间十分古老的平房，是清代保卫八大园的侍卫之类的人住的地方。整整四十年以来，一直住着一对老夫妇；女的是德国人，北大教员；男的是中国人，钢铁学院教授。我在德国时，已经认识了他们，算起来到今天已经将近六十年了，我们算是老朋友了。三十年前，我们的楼建成，我是第一个搬进来住的，从那以后，老朋友又成了邻居。有些往来，是必然的。逢年过节，互相拜访，感情是融洽的。我每天到办公室去，总会看到这个个子不高的老人，蹲在门前临湖的小花园里，不是除草栽花，就是浇水施肥；再就是砍几片门前屋后的竹子，扎成篱笆。嘴里叨着半只雪茄，笑眯眯的，忙忙碌碌，似乎乐在其中。

他种花很有一些特点。除了一些常见的花以外，他喜欢种外国种的唐菖蒲，还有颜色不同的名贵月季。最难得的是一种特大的牵牛花，比平常的牵牛要大一倍，宛如小碗口一般。每年春天开花时，颇引起行人的注目。据说，此花来头不小。在北京，只有梅兰芳家里有，齐白石晚年以画牵牛花闻名于世，临摹的就是梅府上的牵牛花。我是颇喜欢一点花的。但是我既少空闲，又无水平。买几盆名贵的花，总养不了多久，就嗷嗷哀哉。因此，为了满足自己的美感享受，我只能像北京人说的那样看“蹭”花，现在有这样神奇的牵牛花，绚丽夺目的月季和唐菖蒲，就摆在眼前，我焉得不“蹭”呢？每天下班或者开会回来，看到老友在侍弄花，我总要停住脚步，聊上几句，看一看花。花美，地方也美，湖光如镜，杨柳依依，说不尽的旖旎风光，人在其中，顿觉尘世烦恼，一扫而光，仿佛遗世而独立了。

但是，世事往往有出人意料者。两个月前，我忽然听说，老友在夜里患了急病，不到几个小时，就离开了人间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然而这又确是事实。我年届耄耋，阅历

多矣，自谓已能做到“悲欢离合总无情”了。事实上并不是这样。我有情，有多得超过了需要的情，老友之死，我焉能无动于衷呢？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这一句浅显而深刻的词，又萦绕在我心中。

几天来，我每次走过那个小花园，眼前总仿佛看到老友的身影，嘴里叨着半根雪茄，笑眯眯的，蹲在那里，侍弄花草。这当然只是幻象。老友走了，永远永远地走了。我抬头看到那大朵的牵牛花和多姿多彩的月季花，她们失去了自己的主人，朵朵都低眉敛目，一脸寂寞，好像“流泪”的样子。她们似乎认出了我，知道我是自己主人的老友，知道我是自己的认真人迷的欣赏者，知道我是自己的知己。她们在微风中摇曳，仿佛向我点头，向我倾诉心中郁积的寂寞。

现在才只是夏末秋初。即使是寂寞吧，牵牛花和月季仍然能够开花。一旦秋风飒飒，落叶满山，牵牛和月季还能开下去吗？再过一些时候，

冬天还会降临人间的。到了那时候，牵牛们和月季们只能被压在白皑皑的积雪下面的土里，做着春天的梦，连感到寂寞的机会都不会有了。

明年，春天总会重返大地的。春天总还是春天，她能让万物复苏，让万物再充满了活力。但是，这小花园的月季和牵牛怎样呢？月季大概还能靠自己的力量长出芽来，也许还能开出几朵小花。然而护花的主人已不在人间。谁为她们施肥浇水呢？等待她们的不仅仅是寂寞，而是枯萎和死亡。至于牵牛花，没有主人播种，恐怕连幼芽也长不出来。她们将永远被埋在地中了。

我一想到这里，就不禁悲从中来。眼前包围着月季和牵牛的寂寞，也包围住了我。我不想再看到春天，我不想看到春天来时行将枯萎的月季，我不想看到连幼芽都冒不出来的牵牛。我虔心默祷上苍，不要再让春天降临人间了。如果非降临不行的话，也希望把我楼前池边的这个小小花园放过去，让这一块小小的地方永远保留夏末秋初的景象，就像现在这样。

摘自《忆往述怀》

## 一墙之隔的日子

梅荣荣

左邻是一对中年夫妻，儿子正读高三。这一年里他家发生了很多事情：儿子沉迷网络，不思学习，在外地工作的丈夫传出包养情人的绯闻，做妻子的知道了丈夫的“丑事”后，喝农药自杀，幸亏抢救及时，才挽回一条命。

右舍一家三世同堂，平时其乐融融。偏巧这一年做生意的大儿子突遇车祸，不幸身亡，因事发当时是晚上，肇事车主无从寻找。祸不单行，二儿子买股票亏了十几万，一时想不开竟跳楼了，虽然不致

丧命，却已成了瘸子。一家人失去了最大的依靠和经济支柱，沉浸在凄惨的气氛中。

屋后住着一个孤寡老太太，三个儿子各自有家，都因为媳妇吝啬，把老太太一人丢在这里无人照顾。好在老太太有个女儿很孝顺。可谁知她女儿家境很差，为生活所迫，不得已含泪抛下老娘，跟女婿外出打工了。老太太失去

了贴心的照顾，只能依靠左邻右舍的接济过生活……

耳闻目睹着隔壁的生活，我有时会悲观地想：哪一天，会不会有什么不幸降临？我又将如何面对？

带着一点儿难言的宿命的恐惧，我继续关注隔壁的生活：

左邻，把儿子送到一个外地的三类大学，夫妻俩言归于好。右舍，过了

大约半个月时间，又听到老人小孩互相逗笑的声音了。屋后的老太太呢，依然拄着拐杖费劲地到堤上去乘凉，时而跟人谈论一些她女儿的消息……

我终于明白：生而为人，的确有很多不可抗力在干预我们的生活，怨天尤人毫无益处。唯一的，只有面对。因为无论遇上什么，生活，总得继续。

摘自《时文博览》

## 生命没有过渡

李阳波

大学时，一位留德的老师和我谈起在德国的留学生活。

老师说：“在德国，因为学制还有一些适应的问题，有些人一等就会等上10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。”“哇！那要好久哦。”对于当时才20岁的我而言，10年不就是我生命长度的一半吗？老师笑了：“你为什么觉得那很‘久’呢？”我说：“等拿到学位回来教书或工作，都已经三四十岁了不去德国！”老师说：“就算你没去德国，有一天，他还是会变成‘三四十岁’，不是吗？”“是的。”我答道。“你

想透了我这个问题的含义了吗？生命没有过渡，不能等待。在德国的那一年，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啊！”老师语重心长地说。

那一段的谈话对我影响很大，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哲学与价值部分。前一阵子工作很忙，研究室的年轻人问我：“老兄，你要忙到什么时候呢？”“我应该要忙到什么时候？或者说到什么时候我才不忙呢？”我反问。“忙碌

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重点应在于，我喜不喜欢这样的‘忙碌’。如果喜欢，我的忙碌就应该持续下去，不是吗？”我补充着。对我而言，忙碌不是生命的“过渡阶段”，而是我最珍贵的生命的一部分。

很多人常会抱怨：“工作太忙，等这阵子忙完后，我一定要如何如何。”于是一个本属于生命的一部分的珍贵片段，就被定义成一种过渡与等待。“等着

吧！挨着吧！我得咬着牙度过这个过渡时期！”当这样的想法浮现，我们的生命因此失落了一部分。

“生命没有过渡、不能等待。”老师的话时常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耳边。所以，我总是很努力地让自己喜欢自己每一个生命阶段、每一个生命过程，因为那些过程本身就是生命，不能重来的生命。

摘自《青年博览》